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正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道无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賭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啖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慮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

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於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

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故為道者日損華偽華去朴全雖為而非為也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體合變化化物无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未知孰死孰生俱聚

俱散吾何患焉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為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無可見也

呂註知北遊則反本以求其所同而玄之極隱則不礙弁則不昧无為則无事无謂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為謂也反於白水之南又趨明以求之狐闕之丘或不盈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宮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為謂則不知是真知也狂屈欲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為而仁可為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為而莫之應操臂而仍之是相偽而已所以為亂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為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无為而无不為

2182

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无端无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持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道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屬隱幽而弁顯喻陰陽之中无為无謂者道也三問而不答欲其得之於无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反於帝宮而問焉黃帝以喻中道故答以无思慮无處服无從道所以為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言迷曰我與若知之彼无為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能體无為之道以行有為之事故以无答為真是欲答而忘為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語以知者不言之意无為无謂則真知也深遠之道不可致日新之德不可至仁可

為也上仁為之而无以為是已義可虧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是已禮相偽也故見於道德仁義之復是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日損見知則可至道日損猶有為損之又損則至於无為无為則萬法皆空唯變所適也今已為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為死之終易曰精氣為物氣之聚也遊魂為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為一吾又何患神奇人之所好臭腐人之所惡本手一氣運轉无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言知之所得當冥手无言之理而至矣碧虛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默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奔起知无所息故扣查冥以求安无為謂以无答為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宮靈府也黃帝即真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者也大道无形可致上德无德可至仁者

兼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為義主裁斷弊則傾奪而事可虧禮尚威儀弊則掃飾而浮偽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於亂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於无知无損而後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无為則无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腐者形萬類皆以性存為美性壞為惡性之化為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无之利用粗妙之相須也故先舉无為謂之不答示至理幽微次以狂屈啟告而忘明語察冥會終以黃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惑於知則為粗超於言則為妙也

腐齋云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述求仁義禮皆有迹則道墮矣而禮為尤甚墮體黜聰此為道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

无為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為矣求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為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之發終无不盡之理則其生者猶死矣伊

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吾又何患為徒為一也萬物生死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方盛則為神奇凋落則為臭腐不知葉落黃根生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為神奇古今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禍福為分別一者无分別也

褚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弁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林闕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為狂而曲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内黃帝居

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違害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慮无從而已真是謂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其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為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羨所惡言之耳聖

人貴一一則混然无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訛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内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惟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有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郭註至人无為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死者自死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自古以固存豈特為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隱秋毫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實四時運行不待為之昭然若存則止矣挈然有形則不神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也

呂註天地无為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感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无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无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為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



而誰為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元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疑獨註大義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義達萬物性命

之理入而為至人則无為出而為聖人雖有為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百化

自化神明則與之而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長

上古而不老是已六合不離此道之內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浮沉

道常自新而无故是以陰陽四時因之以得其序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物由之以養

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妙萬物者是也推此可以觀天道矣

碧虛註大義覆載明法生殺成理羣分也言則美乖議則法弊說則理亂唯无為者

熟順四時大同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可謂精明矣夫物皆自然故莫知其根獨立

不改乾坤非神明莫能容秋毫非至精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高齋云大義即易云以美利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

之所以如何說得无為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神明至精

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明至精為之孰能究其根極扁即翩然言物化无停而

造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非真見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

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為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无為不作如木偶哉蓋為出於无

為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

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

莫知其為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

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

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

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

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今彼陳君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

參之上文於義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